方式达到较为理想的高度。再者说，喇家聚落的居住性建筑基本分布于台地边缘，人们已不便再在台地外围边缘的低地修建守卫性哨所，而中央广场周围的台地范围似乎又是修建瞭望所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喇家聚落的整体布局有待进一步探明以及相关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F21作为瞭望性防御哨所的可能性。

概括起来，喇家遗址齐家文化聚落及其灾难遗迹的发现，为探讨黄河上游史前文化发展以及人地关系变迁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尤其是喇家这类黄土堆积并不丰厚的遗址中，之所以普遍采用窑洞这一建筑形式，无疑与森林资源的极度匮乏有关。山洪与洪水遗迹则进一步说明了由于森林与植被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进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人类也为此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通过对喇家遗址资料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充分展现喇家遗址发掘的科学价值和意义。相信随着喇家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还将取得更多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成果。

注　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的重要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② 王国道等：《青海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最新揭示：史前灾难现场摄人心魄，黄河慈母佑子情动天地》，《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第1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2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齐家文化祭坛和干栏式建筑》，《考古》2004年第6期。

⑥ 同③。

⑦ 同④。

⑧ 同④。

⑨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⑩ 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阳坬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0期。

⑪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⑫ 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产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文物》2004年第3期。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⑭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

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⑯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⑰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宝鸡福临堡》，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⑱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⑲ 同⑨。

⑳ 同⑨。

㉑ 圆子沟遗址F2004灶址也曾发现有烟道，但非居室(主室)灶址，且文字及图示皆不甚清楚。

㉒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县董东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7期。

㉓ 王明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人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2年第12期。

㉔ 同⑤。

㉕ 钱耀鹏：《关于环壕聚落的几个问题》，《文物》1997年第8期。

(责任编辑　洪　石)

契丹小字“撒懒·室鲁太师墓志碑”考释

刘凤翥　董新林

关键词：契丹小字　撒懒·室鲁太师墓志碑　辽代

KEY WORDS: Qidan lesser script　epitaph of Grand Tutor Salai Shilu　Liao period

ABSTRACT: In 2000, an epitaph in Qidan script was unearthed from Tomb 4 of the Liao period in the Shuiquangou cemetery at Yihebei Township in Jarud Banner, Inner Mongolia. It has a Qidan lesser script title in two seven-character lines, which can be deciphered as “Epitaph for the Tomb of Grand Tutor Salai Shilu.” The text is written also in Qidan lesser script and composed of 164 characters in 13 lines, of which ten characters are damaged or missing. The first line is a statement about the tomb-owner, from which only the words “Shilu, son of Grand Tutor Salai” can be deciphered. The second to eleventh lines tell of Grand Tutor Salai Shilu’s three sons, especially of the first son Temei. The date “sixth year of the Shouchang reign” provided important evidence for dating.

一、序　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于2000年6～8月对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伊和背乡水泉沟辽代墓群进行了发掘。

水泉沟墓地是一处较为重要的辽代贵族墓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簸箕形山窝的缓坡上，前方地势开阔。此墓地已有20余座墓被盗，破坏较严重。此次工作共发掘了7座墓葬(此外还清理了1座近期被盗墓)，除1座小孩墓为土坑砖圹石盖墓外，均为有墓道的中型墓葬。这些中型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存，蕴含着丰富的考古和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水泉沟墓地第四号墓[①]较为重要，是一座八角形石室木椁墓，由阶梯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直径约3.8米，墓室内有木椁护墙，棺下有尸床。此墓在墓道和墓室填土中出土1具羊头骨、8个马蹄骨和2具马头骨，对于认识辽代葬俗等具有重要价值。此外，第四号墓还出土一些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木器，以及瓷器和釉陶器等，其中酱釉龙嘴执壶较为罕见，堪称精品。

特别重要的是，水泉沟第四号墓还出土了1件带龟趺座的碑形墓志。碑呈上圆下方形，碑头刻二龙戏珠，正面碑额刻汉字“望坟碑记”。实际上，其上并没有刻碑记，而是刻了汉字“拔济苦难陀罗尼经”一卷。背面则为契丹文墓志，额题为契丹小字两行七字。志文刻契丹小字13行共164个字，残去了10个字，现存154个字(图一)。这块双文墓志为研究契丹文字又提供了新的资料。第四号墓的墓志有“寿昌六年”的纪年文字，提供了

作者：刘凤翥，北京市，10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董新林，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一　墓志拓本

重要的断代依据。通过初步研究，可以确定水泉沟墓地是一处以辽代中晚期为主的契丹中型贵族墓地。

本文现对第四号墓所出的契丹小字墓志作些考释。如有不妥之处，尚乞海内外博雅不吝赐教。

二、墓志额题之解读

墓志额题第 1 行第 1 个字和志文第 1 行第 1 个字为。此字也出现在契丹小字《耶律敌烈墓志铭》第 1 行，为人名“撒懒”[2]。额题第 1 行第 2 个字由 3 个原字拼成。第 1 个原字和第 3 个原字的音值，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即分别被构拟为 [ʃ] 和 [u][3]。第 2 个原字迟至 21 世纪初始被构拟为[il][4]。3 个原字拼成[ʃilu]的音。可用汉字音译为“室鲁”。“撒懒”和“室鲁”均为墓志碑主人名字的组成部分。我们用符号“·”把它们隔开，作“撒懒·室鲁”。这是名字的全称，可以简称为“撒懒”或“室鲁”。额题第 1 行第 3 个字音[thai/tai]。一般音译汉语借词“太”或“大”。此处音译汉语借词“太”。额题第 1 行第 4 个字由 2 个原字拼成。第 1 个原字拟音为[ʂï]，在此处为词干，音译汉语借词“师”。第 2 个原字拟音为[ən]，在此处为所有格词尾。额题第 2 行第 1 个字由 2 个原字拼成。第 1 个原字拟音为[mu][5]，在此处为词干，音译汉语借词“墓”。第 2 个原字拟音为[in]，在此处为所有格词尾。额题第 2 行第 2 个字为契丹语“志”之义[6]。额题第 2 行第 3 个字由 2 个原字拼成。第 1 个原字拟音为[pʰ]，第 2 个原字拟音为 [i]，二者相拼为汉语借词“碑”的音译。额题全文为“撒懒·室鲁太师之墓的志碑”之义，简称“撒懒·室鲁太师墓志碑”。

三、对志文的解读

如前所述，志文第 1 行前两个字为“撒懒太师”之义。第 2 个字一般作(太)和(师)2 个单词。在此碑中把和连在一起作 1 个单词。也就是说，在契丹语中，把汉语借词“太师”作为 1 个单词看待。第 3 个字和第 4 个字分别为契丹语“孩子”和“名讳”之义[7]。“孩子名”就是小名。第 5 个字见于额题，为人名“室鲁”。这 5 个字共为“撒懒太师小名室鲁”之义。此行下面的 3 个字目前尚不能解读。

辽代契丹人的契丹语名字如同本墓志额题“撒懒·室鲁”那样一般分两部分，这两部分既可以如同本志文额题“撒懒·室鲁”那样连起来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作名字。两部分中的一部分是“孩子名”，即乳名、小名；另一部分是“第二的”，可以理解为第二个名字[8]。两部分连起来用如同“撒懒·室鲁”那样。先命名的“孩子名”“室鲁”排在后面，后命名的“第二的”名字“撒懒”排在前面而作“撒懒·室鲁”。“孩子名”是 1～3 个不等的单词，“第二的”名字往往是一个词尾为的单词。《辽史》往往把“孩子名”处理为“名”，把“第二的”名字处理为“字”。例如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第 6 行的是人名“逊宁·休哥”，他是耶律奴的祖父。(休哥)是“孩子名”，(逊宁)是“第二的”名字。《辽史》卷 83 处理为“耶律休哥，字逊宁”。刘浦江先生最近提出契丹语中的“第二的”名字是“父连子名制”的遗存[9]，多有新意，足资参考。

志文第 2 行第 1 个字义为“大”。第 2 个字义为“孩子”，根据不同场合可以分别释为“儿子”或“女儿”，此处释为“儿子”。第 3 个字为人名“特每”。“特每”仅仅是音译词干的音，并没有把词尾的拟音音译出来。契丹语人名各有表示性别的词尾。表示男性的词尾字的拟音为[li][10]。表示女性的词尾是，例如契丹小字“耶律宗教墓志铭”第 21 行提到耶律宗教的大女儿“特每”时作[11]。汉字“耶律宗教墓志铭”中的

"特每"也是音译词干的音,并没有把表示女性的词尾的拟音[e]音译出来。墓主大儿子的名字没有连缀男性词尾,却用了女性词尾,说明辽代晚期性语法已不很严密。志文第2行第4个字拟音为[fu],在此处音译汉语借词"府"。第5个字拟音为[iun],在此处音译汉语借词"尹"。第4个字和第5个字挨得很紧,契丹语也是把"府尹"理解为1个单词了。第6个字为"名"和"讳"之义。"大儿子特每府尹名"是说撒懒·室鲁太师的大儿子特每府尹名叫某某。该行第7个字就是特每府尹的名字,此字由2个原字拼成,第2个原字拟音为[li]。可惜目前尚不能构拟第1个原字的音值。

志文第4行第8个字义为"四"。第9个字义为"千"[12]。第10个字义为契丹语的"军"[13]。"四千军"可能是说特每府尹曾统率四千军队。志文第5行的第10个字和第11个字义为"八"和"千",可能是说特每府尹后来又曾统率八千军队。

志文第7行第3个字义为"封"。第4个字义为"号"。在此处是指封号。其中为词干,为复数格词尾。表示"封号"有好几个。志文第7行的第5、6、7个字为汉语借词"上将军"之义,下面附有复数格词尾。志文把3个字连在一起,这是契丹语把"上将军"处理为1个单词,而不是3个单词。复数格词尾是"上将军"的词尾,不是"军"字的词尾。因此,我们把该行第5、6、7个字重新定位为1个字,即第5个字。该行第8个字即重新定位的第6个字,义为"三"。第9、10个字即重新定位的第7、8个字,义为汉语借词"功臣"。在此处把连在一起,这是把"功臣"处理为1个单词,而不是2个单词。因此,我们把该行第9、10个字再次重新定位为第7个字。第11个字即重新定位的第8个字,义为"一"。这是说撒懒·室鲁太师的大儿子特每府尹"上将军"的封号有3个,"功臣"的封号有1个。

志文第8行的第4个字义为"二"。第6个字义为"月"。第10个字义为"知"。第11个字义为"第二"、"第二个"。这个"第二"专用于男性。在契丹语中,男性和女性的序数词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词尾。用于男性的序数词的词尾与人名一样作,用于女性的序数词词尾作。用于女性的"第二"作。志文第8行第12个字已经见于第2行,义为"子"或"儿子"。

志文第9行第1个字为人名"查剌"。第2个字实际是连在一起的和2个字,即汉语借词"太师"。在契丹语中,把"太师"看作1个单词,故把和2个字连在一起。第9行的第3个字见于第2行,为"名"之义。第9行第4个字为人名"维里"[14]。这是说撒懒·室鲁太师的第二个儿子查剌太师名叫维里。"查剌"和"维里"都是撒懒·室鲁太师第二个儿子名字中的单词,也可以说都是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其全名为"查剌·维里",简称"查剌"或"维里",他也是太师。第9行第5个字义为契丹语的"军",读音"炒伍俩"[15]。第9行第6个字为"号"之义。此字的词干不仅有复数格词尾,还有另外的附加成分。第9行第8个字义为"封"。第9个字义为"号"。"号"字词干有复数格词尾。说明查剌太师的"军号"和"封号"均不只1个。

志文第11行第5个字为序数词"第三"之义,此处释为"第三个"。第11行第6个字为"儿子"之义。第7个字为人名"琨得"。这是说撒懒·室鲁太师的第三个儿子名叫琨得。

志文第12行的第1个字和第2个字合起来直译为"大寿",此处释为年号"寿昌"。第3个字义为"六"。第4个字义为"年"。第5个字义为"四"。第6个字义为"月"。第7个字义为"日"。寿昌六年(1100年)四月某日是墓志刻制的年代。

"日"字之下的已经见于第2行,为"大儿子特每"。再下面的一个字是特每的另一个名字。再下面的一个字为汉语借词"府尹",此字也可以理解为(府)和(尹)2个字。因为2个字连在一起了,还是看作1个字为宜。在契丹语中,把"府尹"当作1个单词。"府尹"下面的5个字可分别释为"黄"、"龙"、"府之"、"府尹"、"公署"。这是说撒懒·室鲁太师的墓志是由他的大儿子特每于寿昌六年四月某日在黄龙府的府尹公署写的。撒懒·室鲁太师的墓志写得特别工整,竖成行,横也成行,苍劲有力,是契丹小字重要书法作品之一。特每是契丹小字的书法家。

志文第13行的前6个字可释为"父撒懒太师之墓碑"。(墓)作"碑"字的定语,既附有所有格词尾,又附有时位格词尾。这是说"碑"是"墓的碑"和"在墓里的碑"。语法极为严密。最后的4个字目前尚不能解读。

四、结 语

纵观全篇,墓志第1行是说墓主人的。限于目前契丹小字的解读水平,我们仅能释出"撒懒太师孩子名室鲁"。第2~11行是分别叙述撒懒太师3个儿子情况的,重点是说大儿子特每。总共只有13行的墓志,叙述特每的篇幅将近8行。他是黄龙府的府尹,有"上将军"的封号3个,"功臣"的封号1个。二儿子叫"查剌·维里"。他虽然也有封号,但未详叙。三儿子琨得的情况最简单。限于目前契丹小字的解读水平,墓志中的契丹小字解读出来的较少,尚未解读的较多。

注 释

①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辽金考古队:《扎鲁特旗辽墓发现精美壁画》,《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29日第1版。
b. 董新林:《辽代文化的历史画卷:扎鲁特辽墓》,《文明》2004年总第5期。
② 卢迎红、周峰:《契丹小字〈耶律敌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原字拟音凡引自该期学报者,不再加注。
④ 刘凤翥:《最近20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2001年新第11期。
⑤ 刘凤翥:《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第252页,华艺出版社,2005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释义凡引自该期学报者,不再加注。
⑦ 刘凤翥、清格勒:《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文史》2003年第4辑(总第65辑)。
⑧ 刘凤翥、唐彩兰、高娃:《辽代萧乌卢本等三人的墓志铭考释》,《文史》2004年第2期。
⑨ 刘浦江、康鹏:《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文史》2005年第3期。
⑩ 刘凤翥:《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第253页,华艺出版社,2005年。
⑪ 刘凤翥、周洪山、赵杰:《契丹小字解读五探》,台北《汉学研究》第13卷第2期(1995年12月)。
⑫ 同④。
⑬ 即实:《谜林问径》第45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⑭ 同⑦。
⑮ 《辽史》第1543页卷116国语解,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

(责任编辑 洪 石)